

希臘——歐洲共同市場的第十個夥伴

蘇秀法

早在一九六一年，希臘即與歐洲共同市場簽訂一項仲會員條約，和共同市場建立了一種非正式會員的關係。一九六七年，希臘發生軍人政變，成立獨裁政府，上述仲會員條約中若干條款即進入「冬眠」狀態。到了一九七五年，才正式申請入會。一九七六年雙方開始談判，但歐洲共同市場對希臘入會案的態度猶豫遲疑，所以始終沒有任何具體進展。

一九七七年三月，葡萄牙正式申請入會。同時，西班牙也表示將追隨希、葡之後希望成為歐洲共同市場的會員國。當時，如果談到歐洲共同市場的擴大問題，就是指希、葡、西三國整批入會問題。未料希臘終於走在葡、西之前，以個別理由先行入會。

一九七八年一月下旬，希臘總理卡爾曼里斯親赴倫敦、巴黎、波昂、和布魯塞爾訪問各國政要及歐洲共同市場負責當局，為希臘入會事進行外交遊說。到了同年二月，歐市部長會議通過一項政策性決議案，請執行機構的委員會就實質問題與希臘進行談判，並限六月底前將談判結果向部長會議報告。至此，希臘入會問題急轉直下，並擺脫和葡萄牙、西班牙同時整批入會的束縛。希臘位于北大西洋公約組織防禦系統的南翼，扼歐、亞、非三洲要衝，自中東貝魯特因頻年戰亂以致癱瘓之後，地位更顯重要。一九七四年，土耳其入侵賽普勒斯，希臘退出北約軍事委員會，和北約組織疏遠。另一方面又和蘇俄修好，歐洲共同市場國家面臨此一形勢，不能忽視這個事實發展可能帶來的嚴重後果。在希臘方面，為提高國際聲望，加速經社建設，鞏固民主政治體制以及增強抵抗外來威脅（土耳其）的安全感，對加入歐洲共同市場一事，也感到非常迫切。在雙方互相需要之下，希臘之成為歐洲經濟組織第十個夥伴，終由理想成為事實。

躋身「富豪集團」之林

一九七九年五月二十八日，希臘獲准加入歐洲共同市場，生效日期為一九八一年一月一日。

歐洲經濟組織的部長會議輪值主席、委員會主席、和九個會員國代表包括法國總統季斯卡，義大利、比利時、荷蘭、愛爾蘭、盧森堡五國總理，英國、西德外長，和丹麥農長，以及希臘總理卡爾曼里斯（Constantin Karamanlis）於五月二十八日齊集雅典沙佩翁展覽宮（Zapeion Palace），在莊嚴儀式中簽署同意希臘加入歐洲共同市場的條約^①。預計各國國會完成這項條約

註① "Greece Welcomed by Common Market" the Guardian, June 3, 1979.

的批准程序需時約十八個月。希臘之正式成爲歐洲共同市場第十個會員國，並參加歐洲經濟組織所有機構的活動，要到一九八一年一月一日。

希臘雖獲准入會，但「過渡期限」定爲五年。此外，希臘部份農產品之輸往九國，和希臘勞工自由遷移九國的「過渡期限」則定爲七年。在這五年至七年過渡期限中，希臘應自行調整其經濟結構，以達到滿足歐洲共同市場規定的要求，並廢除課徵共同市場進口產品的關稅。也就是說，在過渡期限終了之後，希臘才能在羅馬條約規定下完全享有一個會員國應享的權利和應盡的義務。

依照布魯塞爾總部專家們的說法，原定希臘入會的過渡期限爲七至十年，目前的五年和七年已經算是縮短了。如果過渡期太長，可能會減少對希臘的壓力，延遲必要的改革；如果太短了，希臘又沒有足夠的時間調整其經濟結構，以配合入會後的新情勢，所以採取了目前的「折衷」辦法。

一九五八年歐洲共同市場成立之初，共有六個會員國：法國、西德、義大利、比利時、荷蘭和盧森堡。到一九七三年，英國、愛爾蘭和丹麥三國加入，共市擴大爲九國組織。這個九國組織是西歐保護本身經濟利益和政治利益的區域性集團。顧名思義，凡是歐洲國家都可申請加入，但問題却非如此簡單，因爲一國申請入會，必須具備「政治民主」和「經濟富足」兩個先決條件，在這個限制之下，專制而不民主的蘇俄東歐集團自然而然地被摒除門外。南歐的希臘、葡萄牙、和西班牙在一九七四年以前也沒有申請入會的資格，因爲這三國當時不是軍人專政，就是在獨裁政府統治之下。三國在政治民主這一點上，現在已算勉強及格，但在「經濟富足」條件上，如和目前歐洲共同市場九國比較，它們仍祇能算是「窮人」。以希臘爲例，如果論面積，有十三萬二千平方公里，論人口，有九百三十萬人^②，在歐洲共同市場範疇內，應該算是中量級的國家，但論工業、科技、國民所得、財經結構、以及現代化企業管理水準，都是遠遠落後，相差很大。所以希臘這次入會，等於一個「窮人」躋身於「富豪集團」之林。

一九六一年希臘和歐洲共同市場簽訂仲會員條約後，其經濟成長率平均每年爲百分之四點六。該年出口總值僅爲美金兩億三千四百萬元。至一九七七年，出口已大有增加，以離岸價格(F.O.B.)計算爲美金二十五億二千二百萬元，但僅約我國同年出口的四分之一，進口總值以到岸價格(C.I.F.)計算爲美金六十四億一千萬元。希臘外貿呈現逆差，幸而在同年獲得「無形收益」美金三十四億九千七百萬元可以彌補。所謂「無形收益」包括同年四百五十萬觀光客在希臘的消費、承攬阿拉伯國家重大建設工程賺取的外匯，以及列名世界第三的巨型船隊經營商務運輸所得的利潤^③。

註② "La Grèce dans l'Europe", *le Monde*, le 5 Oct. 1978.

註③ 同註②。

希臘的庫存黃金外幣約為美金十億元⁽⁴⁾，僅為我國的六分之一。

每千名希臘人有二百五十具電話機，六十四部汽車，和一百七十部電視機，如以歐洲共同市場最小會員國盧森堡每兩點四人

即擁有一部汽車比較，在西歐人眼裏，希臘不免顯得非常落後⁽⁵⁾。

希臘全國有醫院七百二十四所，二千七百三十八家藥房，及一萬九千三百四十名醫生⁽⁶⁾。

根據巴黎世界報報導，希臘在學學生人數計有大學生九萬九千人，在國外留學生有三萬七千人，但獲得學位的學生在希臘國內找不到工作，或以工作待遇太低，很少人願意屈就。今年起希臘將舉行全國的大學入學考試。據估計，報考的將有十三萬人，預定錄取名額為兩萬名。中學生有五十六萬八千人，職業專科學生有十三萬六千人，小學畢業生現已再予延長義務教育三年。
希臘在最近二十年中，經濟建設雖有進步，祇是將一個農業社會型態轉變到輕工業社會型態。人們日常生活上顯著改變之點，為二十年前的希臘鄉村甚至雅典近郊，不時可以看到年青人騎在驢背上把家畜用作交通工具，而今天的年青人都希望能擁有一

部西歐廉價輸出的第二手汽車⁽⁷⁾。

卡爾曼里斯曾經樂觀地希望希臘能在一九八〇年一月一日入會，這個希望也得到西德總理施密特和法國總統季斯卡的默契⁽⁸⁾，但安排各國國會批准條約的程序却非一蹴可就。儘管希臘國已于六月二十八日以一百九十三票對一百〇四票，三票棄權，通過了這項加入歐洲共同市場條約，但一九八〇年一月一日距離現在祇有六個月，又是歐洲組織部長會議輪值主席更替的日子，快卸任的和將上任的都不願自找麻煩在最後一刻或在最先一刻匆忙處理這樣重大的案子。如果可以擱置一下的話，當然擱置。從現在到一九八一年一月還有十八個月的時間，屆時輪值的部長會議主席有充分時間可從容作必要的安排。

希臘已經叩開了歐洲共同市場的大門，下一步將輪到葡萄牙和西班牙了。今天希臘的入會條件可供將來葡、西入會談判的參考。預料在一九八〇年代中期以前，葡、西兩國談判入會的各項程序，可望達成結論。不過，葡萄牙是西歐最貧窮的國家，其經濟條件比希臘更差，而西班牙則是一個人口三千五百萬，面積五十萬七千平方公里的大國，九國已在耽心她入會之後的「可怕競爭潛力」⁽⁹⁾。

註⁽⁴⁾ 同註⁽²⁾。

註⁽⁵⁾ 同註⁽²⁾。

註⁽⁶⁾ 同註⁽²⁾。

註⁽⁷⁾ "Greece's Dreams of a Golden Age" Atlas, March 1979.

註⁽⁸⁾ "In Brussels Optimism but no date has been set", the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Oct. 1979.

註⁽⁹⁾ "L'Elargissement du Marché Commun", le Monde le 31 mai 1979.

歐洲文明的搖籃

九國在簽署同意希臘入會條約儀式中，法國外長彭賽（Jean François-Poncet）以歐洲組織輪值主席身份、季斯卡以法國元首地位先簽字，隨即由比利時開始按國名第一字母順簽，即：丹麥、西德、愛爾蘭、義大利、盧森堡、荷蘭和英國。

在簽約儀式中，法國總統季斯卡最受注意。季斯卡以元首之尊蒞臨希臘，表面上是報聘希臘總統楚梭斯（Constantin Tsatsos）今年四月二十三日——二十六日的訪問法國，但他挑選這個歷史性的日子前往雅典，更含有重視希臘入會，和搶先英國爭取希臘好感的雙重意義。英國新總理柴契爾夫人因國內問題緊迫，無法分身，指派外相卡寧頓爵士（Lord Carrington）代表季斯卡在簽字儀式中沒有致詞，但在抵達雅典機場時曾發表談話。他說：「法國曾經是古典希臘的女兒，今天則和現代希臘結爲姊妹。」季斯卡以女兒對母親比喻法國對希臘關係，指的當然是文化的繼承關係。歐洲文明源自希臘，很多歐洲人前往希臘渡假目的多爲追尋陽光，他們印象中的希臘在日常生活中很多地方都和歐洲不同，但都承認希臘文化是近代歐洲文明的搖籃。在簽字儀式中，委員會英籍主席金肯斯（Roy Jenkins）和部長會議輪值主席法外長彭賽都說了話。金肯斯說，希臘曾經是歐洲最年長的先進，今天却是歐洲組織中最年青的夥伴；彭賽強調希臘的入會不僅擴大了歐洲組織，而且使歐洲更富有歐洲風格^⑩。七十二歲的希臘總理卡爾曼里斯說：「解決歐洲困難的途徑不是競相標榜孤立主義，而是應加速歐洲統一的程序。」又說：「希臘簽署入會條約是邁向歐洲統一的起步，也關乎到本身今後數個世紀的命運。」歐洲共同市場增加了希臘，不祇是充滿對過去的懷念，也是對未來的期望。

卡爾曼里斯認爲希臘的加入歐洲共同市場代表了下列三個意義：（一）加速經濟和社會發展的機會；（二）鞏固國內的民主體制；和（三）增強抵抗外來威脅的安全感。他以雄辯家的口才指出，希臘的入會結束了她三千年來的孤立。羅馬人、哥德人或土耳其人爲什麼曾經征服過希臘？可用一句話說明，那是當時希臘孤軍作戰的不幸結果^⑪。

卡爾曼里斯的主動外交

希臘入會談判過程中所遭遇的困難之一爲九國國內若干政黨對歐洲共同市場擴大問題的敵視，他們不是反對希臘，而是根本

註^⑩ "Greece becomes 10th EEC member as leaders Sign Treaty in Athens" the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May 29, 1979.

註^⑪ "Home and Dry", the Economist, June 2, 1979.

不贊成組織擴大，甚至連目前的有限功能也認為侵害了國家主權。英國工黨中多數黨員認為歐洲共同市場太資本主義化，實際是一個獨裁的經濟集團。工黨黨魁賈拉漢僅認歐洲共同市場是九國政府合作的組織，用不着擴大權力。法國戴高樂黨人恐懼歐洲組織過份擴大的結果將導致法國領導地位的喪失，最後可能淪為一個無足輕重的配角。法國共產黨抨擊「西歐聯合」是對「全歐聯合」一記沉重的打擊。以國別來說，信奉新教的英國和丹麥對歐洲組織缺乏熱情。不過，在西歐，贊成擴大組織的力量仍佔上風，英國保守黨一部份黨員展望歐洲共同市場的擴大，可限制美國對歐洲的影響，更可使蘇俄不得不有所顧忌。法國執政黨的中間派人士更具熱忱。西德從經濟大國中脫穎而出，自願見歐洲共同市場日漸強大，義大利基於經濟上的理由，對這個九國組織存着很高的依賴性。

卡爾曼里斯十分了解上述歐洲共同市場國家內的政治情況，並能够把握時機，妥善運用，終能使希臘的入會從理想變成事實。因為他把加入歐洲共同市場列為希臘外交政策的基石，信念堅定。其追求歐洲統一所表現的鍥而不捨的毅力，經過一段迂迴曲折的談判過程，終能獲得這項成就。

遠在一九六一年，卡爾曼里斯即開始推動希臘和歐洲共同市場間的關係。同年，共同市場在雅典和希臘政府簽署一項仲會員協定^⑫。一九六七年四月，希臘發生軍事政變，上述協定中的若干條款即告「冬眠」。一九七四年七月軍事獨裁政府崩潰，卡爾曼里斯再度當權，又恢復和歐洲共同市場的接觸，這種接觸可說是一次凌厲攻勢的開始，把原定一九八四年始能實現的目標提前到一九七九年完成。

綜合這次希臘申請入會到簽署條約的過程，共歷時四年。提出申請日期為一九七五年七月，次（一九七六）年開始談判，起初歐洲共同市場方面猶豫遲疑，以致談判一無進展。九國部長會議決定希臘入會案不能再用「小步」緩慢前進後，局勢才急轉直下，這都是卡爾曼里斯個人接觸九國當政者從事外交說服的成功。

希臘提早五年入會，依照雅典官方估計，將可從歐洲共同市場獲得十八億美元基金的淨益補貼^⑬。從長程目標看，入會對希臘農產品有較好的遠景，但在工業方面將遭到強烈競爭。在拓展國際市場方面，希臘工業缺乏現代化的科學技術和有效的管理制度，自不是其北方夥伴的對手。希臘政府在工業結構上願意承受一次痛苦的調整，甚至在精神上也來一次澈底調整，以迎接入會後嶄新的情勢。同時，希臘有半數以上的工業產品因技術落後及缺乏現代化管理正陷入低度生產的困境。

希臘政府相信，加入歐洲共同市場利多害少，農產品收益增加，經濟更趨繁榮，辛勞的貧農也會得到實惠。對入會感到不滿的可能是主婦們，食品價格上漲了，她們必須重行編列家庭預算。食品上漲幅度可能達到百分之二十，一九七三年愛爾蘭加入共

註^⑫ 同註^⑩。

註^⑬ 同註^⑩。

同市場後就會出現過這種情況。

希臘近年來經濟年成長率爲百分之六，且有繼續上升趨勢，通貨膨脹率爲百分之十一點五，失業人數百分之二（若干歐洲國家對這個數字存疑）。希臘商船有四千〇八艘，總噸位三千五百萬噸，懸掛希臘國旗。另有八百八十三艘總噸位一千四百五十萬噸懸掛他國旗幟。希臘加入歐洲共同市場後，十國組織的商船將佔全世界商船總噸位三分之一。但今天希臘經濟結構仍舊不脫開發中國國家型態，需要更大的努力和更多的時間縮短和其北方夥伴間現存的差距。

卡爾曼里斯之狂熱追求加入歐洲共同市場，其目的也是政治性大於經濟性的，他要鞏固國內民主政治體制和增加抵抗外來威脅（指土耳其）的安全感。當然，希臘的國際聲望因之得以提高，其個人在國內的政治地位也可強化。但希臘國內不滿卡爾曼里斯政策的有反西方的泛希臘社會主義者運動領導人巴邦杜（Andreas Papandreou）和他的黨徒，他們主張把希臘應不應該加入歐洲共同市場問題，付諸公民投票表決，希臘親俄的共產黨更在雅典街頭牆壁塗上「在歐洲假面具後面藏着陰謀」的攻訐標語，他們拒絕出席簽字儀式以示抗議。泛希臘社會主義者運動及希共共佔希臘選民百分之三十左右。希臘是單一國會制，有議員三百席。預料入會條約送達國會批准時，卡爾曼里斯的新民主黨擁有足夠多數使之順利通過。

在五月二十八日簽約當晚，土耳其外交部發言人宣稱，土耳其對希臘加入歐洲共同市場後和土國關係產生的影響表示嚴重關切，希望共同市場立刻採取補救措施，避免土、希兩國歧見的加深。

希臘入會的代價

在談判過程中，兩個比較棘手的問題幾乎使九國同意希臘入會的步調延緩下來。共同市場專家們所考慮的是希臘廉價農產品對法、義兩國農民構成威脅的問題，以及希臘低工資的勞工可使目前已有六百萬失業人口的九國感到莫大困擾的問題。爲了妥協折衷，最後決定仍舊設限七年。西德對希臘低工資勞工入境的過份顧慮觸及到希臘最敏感的民族自尊，卡爾曼里斯不願聽到希臘人在歐洲組織中祇能扮演一個三流角色的說法，表示希臘應享受條約賦予的權利，同時，也盡條約上所有的義務。

雖然由於政治理由，希臘已經走在葡萄牙和西班牙之前，先行入會，成爲歐洲共同市場的新夥伴，但仍然付出了相當高的代價，才換得九國一致的同意。

在雅典舉行簽字儀式之前，法國外長彭賽已以歐洲組織部長會議輪值主席身份簽署了兩項文件，一是關於希臘加入歐洲煤鋼聯營組織的條約，一是關於希臘加入歐洲經濟組織和歐洲原子能組織的條約。同時，彭賽又以法國代表身份簽署一項有關希臘入會和九個會員國間關係條約。

歐洲共同市場和希臘達成的入會協議要點如後⁽¹⁴⁾：

均予廢除。

廢除課徵的關稅自現在起分五國及六年階段實施。至於非關稅障礙應自入會之日起撤除。但在五年內產量遞減直至完全停止生產的一組十四種產品配額不在此限。

一九六一年，希臘和歐洲共同市場仲會員協定中未包括煤、鋼在內，有關此類貿易障礙亦應在五年內撤除。（由於一九七三年世界性石油危機，九國鋼鐵工業連年不景氣，並相繼減產，造成鋼鐵工人的大量失業。故自入會之日起，希臘應遵守歐洲共同市場反危機法，限制本身鋼鐵工業增產，並承諾不作快速擴張。）

農業——新鮮或加工蕃茄和菓桃銷往九國之過渡期限定為七年，同時，有關國家得在二十四小時之內對之適用保護條款（限制進口）。在過渡期限內，得課徵希臘銷往九國之酒類、水菓和蔬菜因兩地售價不同之差額補償稅。

社會——希臘勞工之自由遷移九國，應在七年限期屆滿之後開始，不採用漸進方式（希臘勞工入境過渡期限，已為將來防止

葡萄牙和西班牙勞工入境創一先例）。

財政——自入會第一年開始，九國即撥款作為補貼希臘種棉基金。反之，對歐洲共同市場預算，希臘可在五年過渡期限屆滿後，再行負擔攤額全部。（希臘現有棉農七萬人，棉花出口佔希臘全部農產品出口百分之五，在此一情形下，歐洲共同市場仍願慨允希臘入會後第一年即予補貼種棉基金，此非示好希臘，而是九國均對棉花有殷切的需求。此外，撥付棉花補貼基金遠較撥付對蔬菜、水菓補貼基金為少。）

權利——希臘在會議中對需要多數票表決的議案享有五票權，在現有四百十名的歐洲議會中分配二十四名議員席位。希臘入會後，歐洲議會議員人數將增為四百三十四人。此外，希臘在委員會中可指派代表一人。（委員會現由九國委員十三人組成。英、法、德、義四大國各有委員兩人共八人，其餘五國各有委員一人共五人。希臘入會後指派的代表將為委員會中之第十四名委員。）

政治因素大於經濟因素

在一九七七年，如果談到歐洲共同市場擴大問題，必指希臘、葡萄牙和西班牙三國同時整批入會，因為一九七三年的擴大，

註⑭ “La Grèce, dixième membre du Marché Commun” le Monde, 27-28 mai, 1979.

是英國、愛爾蘭、和丹麥三國的整批入會，人的觀念有時不免先入爲主。但是到了一九七八年春天，情勢一變，希臘已擺脫了三國同時入會的束縛。照三國申請入會時間說，希臘是最早的。但一國提出申請的早遲和她獲准入會與否或次序先後並沒有任何關聯，關鍵乃在希臘能盱衡時勢，採取主動外交。

在卡爾曼里斯訪問西歐返回希臘不久，即一九七八年二月，歐洲九國外長集會布魯塞爾，通過一項政策性決議案，指示負責談判的委員會儘速就入會實質問題和希臘開始磋商，雙方談判項目中列爲最優先的是工業和關稅問題，並限同年六月向部長會議報告。其他實質問題也應在同年（一九七八）年底前獲得具體結論。

希臘、葡萄牙和西班牙都濱地中海，西歐報紙把她们共列爲「南歐國家」。所謂南歐三國也就是政治紛亂和經濟落後的代名詞。以西歐的高度科技、工業和名列世界前茅的國民所得的尺度衡量，南歐三國當然列在開發中國家的名單上。在西歐人眼裡，除了幾個大都市以外，這三個國家的鄉村未能平衡發展，也就是說，鄉村和都市成了不調和的對比，貧富懸殊，窮人太多。有若干僻遠地區尚是一片待開發的處女地。以農產品來講，三國售價之低，低到祇有歐洲共同市場農產品售價的三分之一，這是當初法、義兩國最不能安心而必須覓妥合理解決的問題。所以常常有反對這些國家入會的聲浪，當然這是會員國國內政黨爭取本國農民選票的一種姿態。

歐洲共同市場負責處理申請入會事務的副主席之一義大利籍的那達利，經過實地調查研究和分析說，如照目前方式擴大歐洲共同市場，勢將爲九國帶來不少頭痛的問題和增加九國財政上大量支出。近年來，共同市場國家經濟景氣衰退，再要增加財政支出，即使富如九國，也將是一件很吃力的事。那達利曾任義大利農業部長，他的看法純從技術和財政觀點着眼。但決策機構部長會議的決定却是政治性的：第一，希臘脫離軍人獨裁統治的局面不久，政治基礎十分脆弱，一般國民對民主政治尚在學步，因此他們必須和已具有進步的政治和經濟制度的西歐國家建立密切聯繫，才能穩妥可靠地推動一切建設，否則，內政和外交的新危機隨時可能發生，經濟亦將呈現萎縮，左派或極端份子自易混水摸魚，再度取得政權。屆時，西方國家將被迫付出更大更多的代價，那就得不償失了。一九七四年四月二十五日葡萄牙革命後，西方國家遲疑觀望，以致里斯本左派勢力囂張，幾到全部赤化的局面，就是值得警惕的前車之鑑。第二，反共的希臘因不滿美國處理賽普勒斯問題的態度，逐漸對蘇俄有和解跡象，去年九月初，希臘外長瑞利斯（Georges Rallis）應蘇俄外長葛羅米柯之請，正式訪問莫斯科一星期，是一九二四年以來的五十四年中，一位部長級的官員首次赴俄訪問。總理卡爾曼里斯並定今年訪俄^⑯，對西方國家來說，這是不愉快的徵兆。

一個國家要想跨進歐洲共同市場的大門，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政治考慮是決定性的因素，在這一點上，卡爾曼里斯掌握了西方國家執政者的心理狀態。英國雖於一九七三年終獲入會，但在一九六〇年代兩次申請都被戴高樂否決，不得其門而入，十年

註^⑯ "Le Séjour de M. Rallis", *Le Monde*, Sept. 1978.

時間蹉跎過去。戴高樂否決英國入會的理由之一是英國太和美國接近，而和歐洲隔離，不適合參加歐洲人的組織，但實際上却是基於防止英國入會可能取代當時法國在歐市的絕對優越地位。

再從戰略地位上看，希臘和土耳其於一九五一年同時加入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前者於一九七四年因土耳其入侵賽普勒斯而退出北約組織軍事委員會。去年（一九七八）美國副國務卿克里斯多福（Warren Christopher）特地訪問雅典，勸請希臘重返北約，做一個完全會員國^⑯。希臘地處歐亞非三洲要衝，又濱地中海。地中海有「和平之湖」或「戰爭紐帶」的稱號，不僅是歐洲對亞、非地區貿易的生命線，也是歐洲自中東運輸石油的補給孔道，自一九七三年以、埃戰爭及稍後的黎巴嫩戰爭（貝魯特成爲死城），希臘的世界戰略地位更具有舉足輕重之勢。

希臘在和土耳其相互猜疑的僵持局勢下，本身付出了極高的代價，首先，兵役時間延長了，陸軍二十八個月，空軍三十個月，海軍三十二個月，因此，每一個希臘男性青年在教育和訓練過程方面被迫拖長了時間；再就是國防預算的龐大，希臘全國生產總毛額約百分之七和政府預算中約百分之二十四都耗費在軍事有關部門上，在歐洲人看來，這是財政上的沉重負擔^⑰。

上年當美國宣佈解除對土耳其軍火禁運時，卡爾曼里斯政府曾提出異議，但實際的反應尙算冷靜。

希臘地處北約組織防禦系統的南翼，地位險要，如其態度游移不定，並向蘇俄頻示好感，在北約防禦線上等於出了一個缺口，西歐所感到的威脅實在難以想像，歐洲共同市場無法忽視這個殘酷的事實，同意希臘入會已是勢在必行。今天九國在財政上的些微犧牲又算得什麼？

另一個必須允其入會的理由是希臘自一九七四年七月軍人獨裁政府崩潰，國內政治情勢一直穩定，如以四年來暗殺事件層出不窮的西班牙相比，或和十年來兵連禍結的北愛爾蘭較量，希臘確算是安定的^⑱，西方國家又豈能置一個安定的國家於不顧？

註^⑯ "U. S. backs Greece's return to Nato", the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Oct. 23, 1979

註^⑰ 同註^⑯。

註^⑱ 同註^⑯。

（七月一日完稿）